

飞碟探索丛书

F E I D I E T A N S U O C O N G S H U

天外来客

[法]让-克洛德·布雷 ● 著
时波 ● 译

FEI D I E T A N S U O C O N G S H U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V11-51
18



飞碟探索丛书

天外来客

|法| 让-克洛德·布雷 著
时 波 译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外来客/(法)布雷著;时波译. —兰州: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6

(飞碟探索丛书)

ISBN 7-5424-0707-4

I. 天… II. ①布…②时… III. 飞盘-研究
IV. VI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40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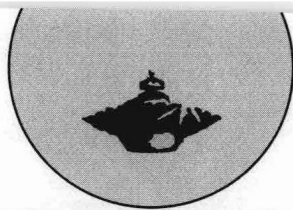
甘肃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甘图字:26-2000-027 号

天 外 来 客

作者	[法]让-克洛德·布雷 著 时波 译
责任编辑	王郁明
装帧设计	何伟
出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发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兰州鑫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市西固福利东路 18 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67 000
插页	1
版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20
书号	ISBN 7-5424-0707-4/N·22
定价	11.00 元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图书若有
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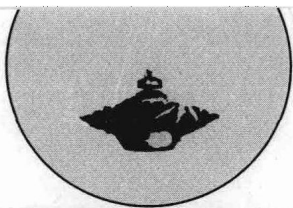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飞碟探索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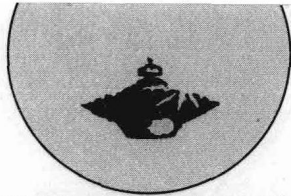
目 录

我的感谢	(1)
译者的话	(2)
引言	(3)
第一章 假设:来自外星使者的呼号	(8)
第二章 测听外星人的信号	(57)
一、问题	(57)
二、生命:偶然还是必然	(58)
三、有多少行星住着居民	(61)
四、地球的巨大耳朵	(64)
五、喂,外星人!	(66)
六、如何同外星人通讯	(71)
七、恐怖还是欢乐	(75)
八、先驱者 10 号:星际邮递员	(80)
九、海豚执政	(84)
十、火星、神奇莫测	(88)



飞碟探索丛书

十一、走向诸恒星·····	(91)
十二、星际旅行与相对论·····	(97)
十三、明天,另一个太阳·····	(117)
第三章 飞碟:一个新卷案·····	(120)
一、飞碟、惊人的新证据·····	(120)
二、飞碟:从何时开始·····	(122)
三、飞碟现象与美国科学家·····	(131)
四、总统与飞碟·····	(133)
五、分析飞碟残片·····	(148)
六、被飞碟劫持的人·····	(161)
七、蓝色飞碟·····	(174)
八、瓦朗索尔事件·····	(184)
九、他们来自外星·····	(201)
十、天外来客·····	(219)
附录 怎样写目击报告·····	(227)



飞碟探索丛书

我的感谢

这本书所以能写成出版,多亏了各方的帮助,在此我谨向
法新社总编;

我的同行、法新社驻智利圣地亚哥记者勒内·奥维多以及驻
美国记者勒内·桑塔西;

国家宪兵队负责人科夏尔先生;

国家宪兵队公共关系局局长多韦涅司令;

让·诺歇的全部朋友,特别是法兰西电台的甘夏尔先生、皮埃
尔·弗罗芒坦先生、贝尔纳·冈德拉-勒蒂先生以及德尔·迪卡
出版社;

比利时索贝斯学会米歇尔·布加尔和吕西安·克莱尔博;

《黑夜之光》学会的韦伊里特先生和雅克·斯科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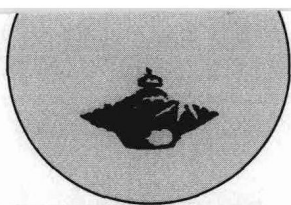
北方飞碟研究会秘书长让·皮埃尔·东特;

韦罗尼卡宪兵团的夏尔·古伊朗队长和让·皮埃尔·阿泽里
亚;

瓦尔空间现象研究会福雷先生和孔潘-巴蒂松先生;

负责空中宪兵队的勒内·马尔让司令,表示深切的谢意。

作者



飞碟探索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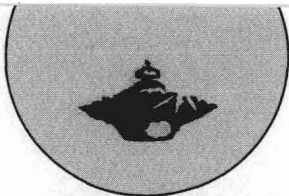
译者的话

让·克洛德·布雷是法国著名的飞碟作家，他利用身兼法国电视一台副总编和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副总编之职所提供的方便，跑遍了法国各地和全世界许多国家，调查了大量的飞碟案件，收集和掌握着无数珍贵的资料。在占有翔实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让·克洛德·布雷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了四部有关飞碟的书。第一部是《飞碟新浪潮》(中译本书名为《神秘的世界》)，第二部是《来自飞碟的新挑战》，《天外来客》是第三部。

该书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对外太空的监测及其研究的进展情况，对是否存在外星智能生命问题，立足于科学探索，同时列举了几起著名的飞碟事件。

在这部书中文版出版之际，作者及出版社米歇尔·拉丰十分慷慨地无偿授予中文版的版权，在此深致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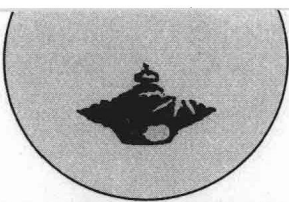
译者



引 言

当我们真的同某个外星文明发生接触的那一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从两种意义上看，这个问题是令人神往的。首先是因为这一问题意味着茫茫宇宙中存在着别生命，这一点是我们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长河中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其次是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排除“他们”同我们进行直接接触的可能性。我们应当指出，这样一个奇幻的问题不是科幻作家提出来的。提出这个问题的恰恰是我们那些享有学位的太空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等专家学者们，而且，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是满有把握的。

我们中每一个人都懂得什么叫科学，这应当是我们的一条规律。可是我发觉，我们中真正有幸理解科学的人，乃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清楚，真要做到理解科学，并不一定就是科学家，而只需要了解科学发展的进程、科学的重大课题、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的可靠性及其不足之处就行了。可是，对于一个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处于某种拐弯过程中的文明来说，现在竟突然出现了不合情理的荒谬之事。如同中世纪时代人们在生活的邪恶之神的祭坛前焚烧科学家那样，像洪水一般到处泛滥的占星家、身无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星相学者、做礼拜时身体不停地旋转舞动的托钵僧、神奇的通灵者、招摇撞骗的假考古学家以及形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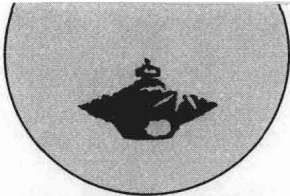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色的所谓百慕大三角的专家们——登台表演，把真正的科学家统统赶下了舞台。然而，科学家们只是暂时地退避一边，让各种各样的信仰和思潮所汇合而成的这股邪风过去。这样的科学家，我是理解他们的心情的。奇怪的是，我是在研究一个特别受到非议的问题过程中认识他们的。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 UFO（即不明飞行物）。还在 1973 年的时候，我是不相信 UFO 的。作为法国国内广播电台的新闻记者，我有机会复查法新社播发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①。于是，我开始注意起这个问题了。过不多久，研究飞碟问题的人们很快就把我引到了科学家们跟前，这些科学家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因此十分了解飞碟现象。就这样，我结识了一批有才识的优秀科学家。可是，我的职业叫我懂得，我不能偏听偏信，只凭几个人的意见就形成自己的看法。即便这些科学家的推理是合乎逻辑的，即便他们的论证在我看来是千真万确的，甚至他们拿出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我还是找到了一些对不明飞行物持否定态度的科学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科学是不分家的，它像我们的共和国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惜的是我对科学的这种看法错了，我对那些同我一样不完美的人想像得太美好了。我十分惊诧地发现，某些科学家用来否定飞碟的真正理由比皮埃尔·盖兰所揭示过的更为肤浅得多^②。承认我们人类并非是智慧金字塔的顶峰，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忍受的侮辱，绝对不是的。在 20 年里，这些科学家受到电台、电视台的邀请，就“UFO 真的存在吗”这个问题发表演说。在这 20 年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目击者把陨星同飞碟混同起来了。这样的说法对目击者的神志还算是相信的呢！后来，老百姓对 UFO 问题有

① 让·克洛德·布雷，飞碟新浪潮，巴黎：法兰西帝国出版社，1974。

② 让·克洛德·布雷，来自飞碟的新挑战，巴黎：法兰西帝国出版社，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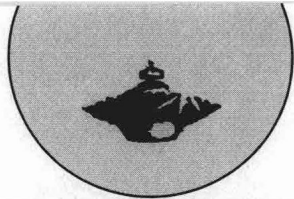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了进一步了解。他们发觉,UFO问题的材料远比那些部分地靠飞碟否定论生活的人所说的确实得多。打那以后,我有幸同一些了解或者说自认为了解飞碟问题的人打交道。在辩论中,我逐渐把持飞碟否定论的科学家们不可一击的辩词剔除掉,然后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科学家,要承认飞碟的存在,该要多大的勇气啊!此外,他们在思想上还应该十分地诚实。这样的科学家在一开始也是不相信飞碟的,可是,在发表一个胸有成竹、确有把握的意见之前,他们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潜心研究了飞碟问题。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与日俱增的当今世界,各种思想的传播是极其迅速的。报纸、广播、电视给每一个读者、听众或观众提供大量的消息。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市政选举的战役刚刚在全法国结束。我们从这场选举战中看到,法国涌现出了大批前所未见的生态学家。在一次政治大辩论中,这些生态学家的发言人迪蒙先生发表了高论。听完辩论,我十分惊奇地觉察到,原来这些生态学家之间也存在着心理上的鸿沟。当谈吐文静的白发老人迪蒙先生埋怨坐在他身边的各党派的头号人物无力管理生存圈和保护自然的时候,我环视周围,看到了一张张趾高气扬、神态傲慢的脸,而在另一些宿敌的脸上却泛起了一阵阵会意的微笑。迪蒙先生同这些人可不一样,他谈论的是茂密的森林、浓郁的绿荫、噪音和污染。这在那些人嘴里是听不到的,他们是些职业政治家。他们理解的则是另一些词,譬如:官僚作风、资本、国有化、共同纲领、通货膨胀等等。但“绿阴和树木”等词,他们一个也不认识。

可是,广大民众——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态度,他们随时随地都受到政客们和广告员们的奉承——却懂得了这些词的含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诞生了:他们认为生活在绿阴、宁静、睦邻的环境中,要比生活在书架上放着《共同纲领》的低租金住宅或桌子上放着



《法兰西民主》的沙龙里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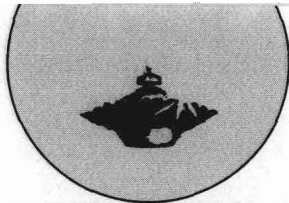
然而,最近十几年里,在宇宙里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生命这样奇幻的问题上,同样出现了思想大混乱。这一次同政治领域里的情况不同,科学家们发展了这一思想:是的,确实存在着外星人。生命是宇宙的一个自然现象。可是,我们从未同他们互相拜访过,因为彼此的距离实在太远了。然而,人类刻在月球表面的第一个脚印以及后来越来越向太空深处大胆的探测使一些科学家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另一种形式的智能生命体,甚至还会同他们发生接触。那一天将是基督降生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是进步还是毁灭?

如果说治理国务就是做出预见,那么,政府在上述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缺乏预见的迟钝态度,实在叫人惊讶不已。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对国家的治理还只局限在国界内和领空下。诚然,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①,它们都在竭力争夺宇宙空间,以防对方阵营的人造卫星侵犯太空。可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就仿佛茫茫宇宙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居民似的。使我深感吃惊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拿出一点经费来研究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从宇宙中来的另一个智能同我们接触,我们将怎么办?

科学家们习惯于同假设打交道。他们提出一个设想,然后通过实验证明这个设想的正确性,接着就从中得出必然的结论。请原谅我这个小小的新闻记者竟敢班门弄斧,在此提出一些科学推测。不过,也许大家会同意我的观点: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影响极其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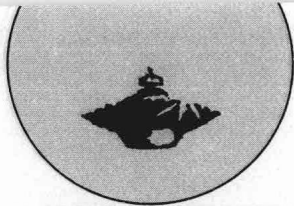
① 苏联已于1991年解体。为保持本书的原貌,翻译时仍采用“苏联”的提法。



飞碟探索丛书

因此是祸是福，谁也不能等闲视之。

谁也说不上我们同外星智能将以何种方式接触。不过，我深信一年或一个世纪以后，总有一天我们会面临这个问题的。那么，到时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地球居民对来自外星球的信息将如何反应呢？我们能理解这种信息吗？读者在本书第一章里将会碰上这些问题。这第一章写的就是对这种接触的科学推测。文中某些场合的描写和某些情节也许有点夸大其词，或者有点可怕，甚至显得很不可能。所以，读者在第二章里将会看到同外星文明发生接触的假设所提出的问题的某些答案。到那一天，地球人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政府、政党或工会所能解决得了的。发言权属于科学家们和哲学家们。我们大家人人都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外星的是巨大的恐怖还是莫大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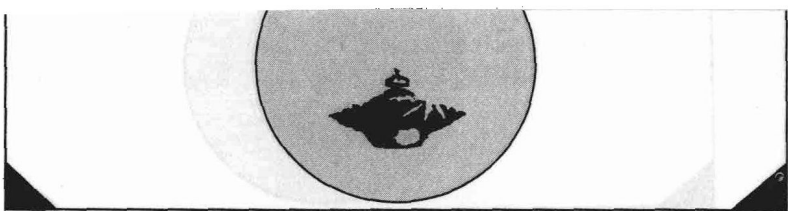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假设：来自外星 使者的呼号

2月13日,23时42分

亚当·史密斯卷起袖子看看表,时间已是23时42分了。史密斯走向咖啡自动售货机,机械地揿了下电钮。顿时,售货机发出了一阵嗡嗡的声音;这一次它总算没有出故障,史密斯心里感到了一些安慰。

史密斯已有36岁,是天体物理学家。18个月来,他一直在参加一项探索宇宙智能生命的宏大工程。当然,这还只是一项计划而已。全部工作就是把美国的射电望远镜的巨大金属耳朵——对准离我们最近的星球。

在此计划以前,已经有过一些天体物理学家曾多次进行过这类尝试。1972年10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宇宙航行协会代表大会上,德国籍的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塞巴斯蒂安·冯·赫尔纳阐述了计算我们周围存在外星文明数量的可能性。美国的另一名科学家伯纳德·奥利弗也披露,他曾试图测听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显然,在初步的尝试中,地球上的巨大耳朵没有听到来自外星的无线电信号“噼泼——噼泼”的声音,这是出人意外,叫人大失所望的。然而,科学家们并不气馁。因此,在这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奥利弗教授领导的小组提议,用更强大的测听手段、以更宽的频带对宇宙



飞碟探索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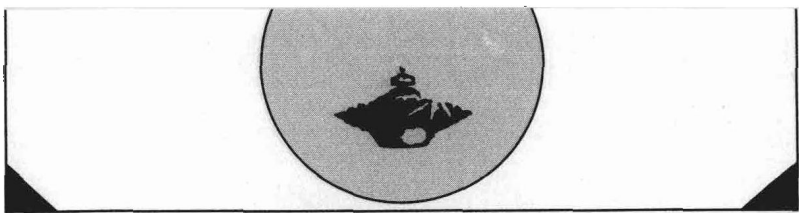
进行更长时间的监听。

尽管一直注视着这项监听工程的新闻记者们兴致勃勃、信心十足,但应该说,这计划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在里边。早在1964年5月20日,就在苏联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的比尤拉坎召开了第一次外星文明和星际通信代表大会。由这次大会迈出的第一步是十分简单的。然而,这一步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宇宙中智能生命的存在与演变具有重大的科学及哲学意义。

自从1964年比尤拉坎会议及1972年维也纳大会以来,人们发出了一系列预告,但始终没有超出天文学出版物这个专业范围,而公众及政府对此漠不关心。接着便发生了1973年严重的石油危机,西方工业国家忙于其他问题,无暇顾及同宇宙中别的生命的联系。失业、通货膨胀、动乱等地球上的问题就使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够伤脑筋的了。

可是现在,石油危机已是记忆中的事了。同苏联建立了联系的美无线电观测台得到了几笔经费,把它们的天线对准了宇宙的某个精确位置。那里有一颗星球,离地球800光年。科学家们之所以选它为目标,那是因为它很像我们的太阳。首先它的大小同太阳相仿,通过对它旋转方式的反常现象进行的精确计算,可以肯定它周围牵动着一系列行星。在这些星球中,也许有一颗生活着有思维的生物吧?也许经过30年来的努力,这一次会同外星人取得期盼已久的联系吧?

亚当·史密斯把烫嘴的咖啡递到唇边,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天哪,真烦人呀!他一边寻思,一边发现在格林·班克中心射电望远镜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一组记录仪上的笔尖在纸上飞跑时发出的沙沙声。六台科学录音机一刻不停地记录着我们这个深邃的银河系里的任何一点声响。史密斯向记录仪的纸筒上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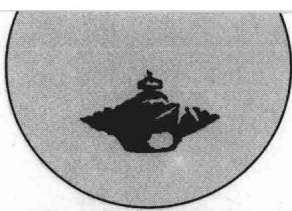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了一眼,心里想,星星会说话乃是不可思议的。23支笔尖在一只无形的手操纵下,认真而又迅速地在纸带上划出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线条。史密斯知道,曲线上每一个尖峰或每一个点都表明银河系中的一声“喊叫”——也许是某个星球爆炸了,或许是另一个太阳的原子活动骤然加剧。

在史密斯的天体物理学家的生涯中,此刻是最最激动人心的。因为此时第七号专门记录氢波长无线电放射的笔尖画出了一连串的齿形线条,一开始齿形十分对称,后来又以几何级数逐渐拉长。史密斯感到百思不解,这个线条已不是银河系中声音的记录了。可以断定,仪器记录到了另一个东西:这是某种智能的表现。史密斯思绪纷乱,手里端着发烫的咖啡杯,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他内心在重复:“啊,活见鬼!”当他重复到第三次时,他决定要采取行动了。大家一定会想,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过,他毕竟行动了:首先他仔细观看了纸带,看一看这样的符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史密斯拉亮了一盏电灯,弯下身子注视着自动滚动的毫米刻度纸。齿形曲线是从10分钟以前开始的。最先出现的是六个完全一样的齿形,第七个齿形增长了1倍,第八个又比第七个拉长了1倍,以这样的几何级数一直扩大到第十个齿形。开始那几个齿形的边长为23毫米。最后一个齿形的“高”仍然是23毫米,可是它的“长”却达到368毫米。突然,史密斯犯起了疑心。这大概不会是恶作剧吧!如果这是安德森搞的鬼,把一台频率发生器接在记录仪上……他已经想像到恶作剧者的笑声,似乎已看到安德森他们一帮人躲在大厅的门背后噗哧噗哧地讥笑他的神色。史密斯对记录仪是十分熟悉的。在1970年当人们把格林·班克观察中心的25米天线改成91米天线时,原来的记录仪都换掉了。

史密斯开始对输入单元的加载箱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多余



飞碟探索丛书

的导线。什么反常的线路也没有。这时史密斯脸上露出了轻快的神情。他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大厅门边走去。他使劲推开了门，心里想，躲在门后的人一定会爆发出一阵嬉笑。然而，门打开了，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史密斯的心开始怦怦地乱跳。于是，他就跑着回到了第七号加载箱。记录仪的尖笔仍然在画着原先出现的齿形。

2月14日，子夜0时10分

斯塔利夫计划负责人约翰·威廉早早就上床睡觉了。下半夜该轮到他值班，他总是希望自己能精力充沛地上班。他的妻子朱利曾多次埋怨他成了“星星迷”，这种职业使他无法经常陪她出门走走，连接待朋友的时间也没有了。然而，威廉很乐于此职，愿意独自坐在大厅里记录星星的对话。他满怀信心地希望有那么一天，在银河系一片嘈杂的声音中能截获某个智能发出的信号。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使威廉夫人吓了一跳。电话机在她的床头，她犹豫了一会就抓起耳机含糊地问道：“谁呀？”

电话线的另一端是史密斯。

“啊，是你呀，史密斯！究竟有什么事呀？观察站有什么信号？”

“我要约翰！”史密斯大声喊道。“把约翰叫来，我有十分重要的事告诉他！”

约翰嘟囔着动了一下身子。朱利看着约翰宽大的肩膀露出了毛毯，她吻了约翰的肩头，心里想：这些人真是些大傻瓜。她还是想到了他们整天观察的星星。于是，她推了几下约翰。约翰嘟嘟囔囔地翻过身来对着妻子，两只眼睛仍然紧闭着，仿佛在说，他决心要好好睡到天明。可是，电话线的另一头史密斯不耐烦了：“喂，喂，快叫威廉接电话嘛，见鬼！”

威廉夫人脸上一阵发热，冷淡地对着电话机说：“我亲爱的史密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总之，你不该如此粗鲁嘛！”

“请原谅，夫人。”史密斯依然大声嚷嚷道：“事情非常非常严重！”

“史密斯，究竟发生什么事啦？”

“我们有了联系，夫人！”

“有了联系？”夫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一翻身坐了起来，也十分激动地大声喊道：“约翰，约翰！你听见了没有？该死的，你倒醒一醒呀！史密斯说他有了联系！”

威廉很不满意地睁开一只眼睛。当他想问什么事时，他的亲爱的朱利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听见了吗，亲爱的，史密斯有了联系啦！”

“见鬼！”完全醒来的威廉突然说道。

这一次，威廉夫人对丈夫的骂人话没有理睬。

2月14日，7时30分

今天是2月14日。在格林·班克观察中心监听大厅里有五个人，他们一言不发，默默地注视着第七号记录仪的笔尖在纸上的移动。他们发现，每隔17秒钟就出现一次齿形信号，间隔的时间是十分准确的。威廉手里十分虔诚地握着天外发来的第一份电文。这电文是2月13日23时34分记录到的。那是昨天的事了。

“不。”威廉的话打破了大厅的沉寂气氛。“先生们，这一切暂时保密在我们之间，万万不可外传。我请诸位保持缄默。显然，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我们还没有把握。很可能这一次又是一颗新的脉冲星。”

“不过，这种可能性应当排除，我的约翰！我们还不曾见过有哪一颗脉冲星放出这样的无线电信号来。不要忘记，这个无线电信号是昨天夜里突然开始的，而在这个方向，我们用同样的波长已监听了18个月了。我感到在银河系里有一架发报机刚刚打开！”